

皇仰於攝政云、依應德例可令候御車給者、因之所被參仕也。應德堀河院御讓位日、當日早旦、渡御堀河第、京極殿候御車給例歟、余案之何被准據彼例哉、故何者彼者非儲君、是者青闈也、其儀不相似之上、日來獨乘御車給也、去年正月、并今年朝覲行啓等、全無同車之人、伺見先例、雖十餘歲儲君、猶傳必所候御車也、而下官以不肖之身、居顯要之職、參御車之條尤可無便之故、被乖舊跡歟、且者後朱雀院成人東宮也、然而傳小野宮右府實資、每度行啓候御車、依人有其沙汰、頗雖無面目、慙身之不肖所馳過也、然間今日俄改成人之禮、准幼稚之儀、勘出不似之例、強令候御車之條、爲憎彼人榮花歟、未辨是非、如先例自本有同車之人者、何及此不審哉、自若至老、是生者之習也、自老施少、未知其故者也、凡近代作法、依人用先例、隨事失舊跡、悲哉悲哉、行列如常、到閑院下御子、刻劔璽渡御、此間公卿等入中門內列立先例無列立之由、見舊記如何、劔璽入御了、左府以下各昇自中門北廊、或候對南庭、或坐中門廊邊、是尤違例也、先例不被仰昇殿之前全不昇、或候小板敷、或候帶刀陣邊云云、縱雖昇密々可佇立中門邊也、如法參候御殿南庭之條、專不當事也、奇々、凡御讓位之間雜事等不見及、人々不着陣、無益酌違例也、後聞、左大將前行之間、以前驅并隨身炬松明、右大將以隨身秉燭、前驅在後、兩將軍作法已相違、以何可爲佳哉云々、又於舊主御所、內侍一人忽以闕如、筑前內侍成定女、俄云所勞不參、攝政被責敢不參來、仍忽被補內侍用之云云、又左中將賴定朝臣、持御劔下階之間倒了云云、頗見苦云云、下人說有禁忌云云、今度宣命如常云云、而或人云、幼主讓位於皇太子儀、我朝始之、幼主被仰攝政之由、如嘉承寃治等、以上皇詔可仰之云云、○略

山槐記治承四年二月十九日辛丑、來廿一日可有御讓位中略、高倉、秉燭之後、時光自傅御許歸參、示問狀之返事、

一劔璽渡御時、幼主可出御畫御座哉事、應德嘉承有出御、自餘不分明、仍所申合也、返答云、成人之時、猶有出御之例、於幼主應德嘉承不可比、今度御齡專不可出御、